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游叔常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燭奸 凡一百三則

蓋易象之及刑獄者凡四。而皆取象于火。貴明也。明故能照。能照故不可以偽眩。明故能慮。能慮故不可以猝搖。明故晰理精。晰理精故不可以非理罔。明故見事定。見事定故不可以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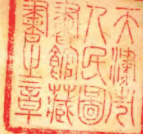
仁獄類編 卷之十二

乙 一直方堂

嘗閱牘而探其窾。察詳而得其情。視色而核其衷。按末而徵其始。如鑑之空。如水之澄。凡妍媸沙礫。舉無所匿。其情焉。是則明為之也。世蓋有鉤筭以為明者。此無容鉤也。又有摘發以為明者。此無容摘也。孔子曰。不逾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燭奸者。先覺之謂也。爰彙燭奸。

子產辨哭聲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



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姦也。

黃霸察婦情

漢黃霸爲潁州守。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同娘。長婦胎殤。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霸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致傷。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服。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二 直方堂

東海得吏由

漢光武時。詔天下檢覈墾田戶口。諸郡各遣使奏。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問吏由。抵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明帝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

重問知被殺

高柔爲魏廷尉。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遂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一直方堂 三

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不還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陳殺禮始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卽得其屍。詔書復盈子母爲平民。

孫亮辨鼠糞

吳廢帝孫亮嘗暑月遊西苑，欲食生梅，法當用蜜。

和之使黃門以銀瓶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吏乃以鼠糞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卽呼吏吏持蜜瓶入亮問曰旣蓋之復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素有求于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覓官籍不與亮曰必爲此也乃令破鼠糞甚燥亮曰若鼠糞先入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槌之也於是黃門伏罪

胡質察囚色

魏胡質爲常山守有東莞人盧顯爲人所殺而賊仁獄類編卷之十一
四一直方堂
未得質知顯與人無讐而有少妻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若首伏殺顯

曹攄收門士

晉曹攄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取以燻寒耳詰之果伏

孔奕辨非酒

晉孔奕爲全椒令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

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司馬辨刀削

北魏司馬悅歷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于道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于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惟得一刀削悅取視之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一

五 一直方堂

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欵引靈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罪

同飲得盜金

西魏柳慶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莞鑰無何緘閉不異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

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又問曰與人同飲乎曰
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
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
所失金

鞭絲辨食鷄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
來詣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視有鐵屑廼罰賣糖
者又有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
一人云豆乃殺鷄破嗉得粟罪言豆者境內稱爲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六一直方堂
神明

薛冑察僞官

隋薛冑高祖時除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
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冑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
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即遣
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
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
遂語君馥曰向道力已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
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入固請冑冑呵君馥曰吾

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坐。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

韋鼎識劫姦

隋韋鼎字超盛。文帝時除光州刺史。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于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奸謀。其人驚懼。卽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于夜逃亡。尋于寺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于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以此客遣人掩僧。併獲贓物。時人咸稱其神。

至遠詰士姓

唐李至遠遷天官侍郎。知選事。偶有疾。令史受賕。多所絀易。有王忠者被放。而吏謬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必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餘令廉僧姦

唐郎餘令徙幽州錄事叅軍有爲浮屠積薪自焚
長史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
也彼遺茂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母輕往庶試
廉按果得其奸

杜亞察誣毒

唐杜亞鎮維揚有倚郭之巨富者邸店僮僕類于
王侯父亡未期有繼母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
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于母母觴酒于子子受之
欲飲疑酒有毒覆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醜殺人
仁獄類編卷之十一
八一直方堂
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鑒在上何當厚
誣雖死不伏臧者擒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母壽
酒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何來
亦曰長婦之執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也曰卽此
子之妻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爾母
乎乃令廳側劾之乃知夫妻同謀欲害其母寘之
于法

裴均察盜犬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人之妻有外情者乃托病于

夫曰。醫人視妾病云。是骨蒸。須獵犬肉食之。必差。夫曰。吾家無犬。何所致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君可繫而屠之。若得犬食。死亦無恨矣。夫如妻言。果屠犬以獻之。妻乃以食餘者留之。篋笥夫偶外出。妻命鄰人告之于公公。公鞠之立承。且具述妻前後之故。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躡夫于法耳。復劾之。具得其情。乃處妻及外情者俱付法。將其夫釋之。

元膺知詐喪

仁獄類編

卷之十二

九 直方堂

唐呂元膺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喪輦。駐于道左。男子五人。皆縵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此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內皆兵刃。公詰其情。衆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輦使渡者不疑耳。更有同黨數十輩。已于彼岬期集。俱擒之。付于法。

韋臯劾司店

唐韋臯鎮劔南。日鄉俗之弊。見逾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酖之。所有財貨。十隱七八。因茲多

致富盛。公察知之。偶有北客蘇延家屬大鹵。因商販于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于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纔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密勘于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司。由是劒南無橫死之客矣。

行成叱盜驢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于街中見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韓滉聽哀懼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于屍側。忽有大蠅集屍首。因

發髻視之。果婦私于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于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姦也。

崔黯搜帑財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鉗。依佛教。假託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爾教化三年。所得幾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千。仁獄類編卷之十二。十一。一直方堂。

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物施之貧者。

張輅察佛語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畫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贊。聞于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以垂教誠。縣鎮申府。時劉知遠鎮鄴。莫測其事。命衙將尚謙齋香設齋。且驗其事。復命言其妖僞。有二傳張輅。請

與尚謙偕行。詰其妖狀。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張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回謂尚謙曰。果犯法歟矣。乃令謙立于佛前。輅却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卽遣人擒治衆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獎之。

高尤核殺妻

五代周時。高尤除刑部郎中。宿州民以刃殺妻。妻族受賂。僞言風狂病瘖。吏引律不加拷掠。具獄尤

仁獄類編

不卷之十二

十一

直方堂

云。其人風不能言。無醫驗狀。以何爲証。且禁繫踰旬。亦當需索酒食。願再核必得其情。周祖然之。卒寘於法。

審玉詰僧奸

宋王審玉。咸平中。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爲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恃而爲也。因按詰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張詠勘賊僧

宋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

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劉沆鞠僞券

宋丞相劉沆章獻朝知衡州，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因欺鄰人老而子幼，乃僞爲買田券，及鄰人死，持券奪其田而訟之官，久未能決。沆至，又訴尹氏復出積歲，戶鈔爲證。驗沆曰：若田百頃，仁獄類編不卷之十二，三一直方堂。戶鈔豈止此乎？始爲券時，嘗如勅問鄰乎？其人在，可取爲證也。尹氏不能對，遂伏罪。

尹洙誅冒產

宋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鄰人証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誥之曰：後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公亮識從偷

宋曾公亮知會稽縣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執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偷耳索之果然

察色知殺弟

宋申錫仁宗時爲晉陵尉有民訴弟爲人所殺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蔡高訊盜殺

宋蔡高景佑中爲長谿縣尉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蔡高遂召里中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

食肉辨左手

宋王維熙景佑間調鹽城尉州嘗有羣飲疑獄久不決州以屬尉惟熙脫械勞之以酒問曰汝用左手而死者傷右尚何辭囚曰讐此人久矣幸其醉扶之官得其清死不恨

楊繪察盜緜

宋楊繪仁宗時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緜者

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于庭。一訊具伏。

李繹刺殺姪

宋李繹。仁宗時。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讐邪。曰無有。曰有失亡邪。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望煙知竈數

宋呂居仁官箴載。仁廟時。有爲西京轉運使者。一仁獄類編六卷之十一。直方堂。日見監竈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竈。對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默然。蓋轉運使晨望竈中所出煙。幾道知之。

張逸辨囚色

宋張逸。仁宗時。知益州。華陽驪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

純仁辨中毒

宋范忠宣公純仁提舉西京錄事叅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鱉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廵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鱉其曰毒鱉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耳實儋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章頻辨朱墨

宋御史章頻知彭州九龍縣時有眉州大姓孫延

仁獄類編 卷之二十一

共一 直方堂

世爲僞契奪族人田久不決運使委頻驗治頻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其家人復訴于轉運更命知華陽縣令夢松覆按亦無所異頻用是召爲御史

程戡斷圖謀

宋程戡知虔州民有相讐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讐乃殺其母置于讐人之門而訴之官讐不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邪

親自劾治。具見本謀。乃伏法。

視色得真盜

宋薛顏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獲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

公綽辯斷腕

宋侍讀呂公綽嘗知開封府。有營婦之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婦之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讐。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狀伏法。

仁獄類編

卷之十二

七

直方堂

安禮辨匿名

宋王安禮知開封府。邏者廉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邪。曰。有。持筆來。售者固拒之。怏怏而去。其意似見銜。卽命捕訊。果其所爲也。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目爲神明。

明道辨瘞錢

宋程明道調鄆縣主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

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明道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又問曰。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間。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明道詰張翁

明道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明道質其驗。仁獄類編卷之十一。十一。直方堂。因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明道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元絳辨僞券

宋元絳。神宗時。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與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証。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州使整母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卽日歸整田。

薛向辨寄書

宋薛向擢京兆戶曹有商胡賈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以寄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委胡人者鞫之果妄

大防滄奸僧

宋呂汲公大防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庭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卽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

壽昌詰賂囚

仕獄類編

卷之十三

十九

直隸方堂

宋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及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更獄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又詰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慟涕泣覆面曰囚幾悞死以實對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

林攄詰吏民

宋林攄爲開封尹大駟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

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駟訟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詢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後知揚州，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貲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

李疇止發棺

宋李疇爲開封推官，有宦者李克良訴其叔父死，疑爲讐人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仁獄類編一卷之十二。直方堂二十。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克良有奸？後窮治，果克良與其叔父有怨。」

南公問兒齒

宋李南公知長沙，有發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夫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而齒，尚何爭？」命歸兒族。

辨年折僞券

宋程邁黟縣人，除提舉江西常平。民有訟田者二

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賣券。乃慶曆三年。時方七歲。安能妻財。致產訟者。嘆以爲神。曰蚤二年遇之。可以無訟。

公弼核綱舟

宋石公弼。徽宗時。調漣水丞。時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伯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卽收捕窮治其罪。

仁獄類編

卷之十二

五

直方堂

師道辨吏訟

宋种師道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逾二年不決。師道覆閱案牘。窮日夜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耳。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吏叩頭伏罪。

諱角竟妖獄

宋何執中調台臺。二州判官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

師張角諱耳卽扣頭引伏

之邵神發擿

宋程之邵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
給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
岐人傳誦

徽宗疑蟾芝

宋李諲南公之子徙永興軍僞爲蟾芝以獻徽宗
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
罔上貶散官安置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五 直方堂

壽隆疑火死

宋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龍縣吏告民一家七人
以火死壽隆曰豈有盡室就焚無一人脫者此必
有姦逾月果獲殺人賊乃先殺其人而縱火耳

請判得匿女

宋新安汪愷紹興間知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鄰久
矣旣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請公署爲異日
之信愷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愷笑曰女誠死
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爲諸

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

文惠識僞降

宋程史載劉蘊古燕人也。逾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譚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朝，辨舌泉湧。廷臣咸奇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爲鄂倅，隆興初，濠梁奏北方遊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耒耜間。左揆陳文正等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奸人來爲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籍手反國耳。諸公雜然謂逾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當

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鳥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廟議成。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愒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懼不復能執。幾墜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旣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遺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闡闡。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損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

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灑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九淵能先知

宋陸九淵知荆門軍。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子果無恙。又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仁獄類編六卷之十一 三五 直方堂
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翼。日有訴遭劫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

改元証僞券

宋高定子。嘉太間。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書二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按淮海集載葛

書舉事。與此相類。書舉知長垣事。有地訟更數年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契書爲証。書舉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邪。訟者慚服。

謝麟辨誣讐

宋謝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雙鬪者。旣而爲所親殺之。民家因誣讐麟。訪知死者無子。乃所親者利其財而殺之。一訊卽服。邑人皆稱神明。

損齋罪淫奔

仁獄類編

入卷之十二

三六一 直方堂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修道。自言遇仙。號仙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于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之。郡或請申省。請廟額封號。損齋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知與道士奔。得于龍興新建之境。籍爲官妓。道士就爲樂將。板行案卷。以解衆惑。

長卿鞫殺弟

宋孫長卿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問家幾人。曰。唯此弟耳。曰。然則

汝殺弟也。鞫之伏。郡人稱爲神明。

師孟械州吏

宋程師孟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就擒。

光祖詰捕蛙

宋馬光祖知處州。禁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空其腹。食蛙于中。黎明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曰。有知者否。曰。唯妻。公輒疑其妻與人通。姦追仁獄類編卷之十二。直方堂。妻詰之。妻曰。與人通。其人婢妾。教夫如此。意欲陷其夫于罪。而據其妻也。公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于法。

獻卿揣殺僧

宋俞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奸。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失盜捕二子

宋歐陽頴知歙州富民有盜夜入啓其藏者百計捕之不獲有司苦之頴獨捕富家二子械送獄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驚疑互諫頴不聽鞫愈急二子服取其所盜某物于某所皆是衆以爲神

歐陽視左手

宋歐陽曄治桂楊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畢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三六一
一直方堂
食者皆以右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惟濟辨自創

宋錢惟濟知繹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決惟濟取盜與之食盜左手舉匕筋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邪辭遂服

蘇渙折取衣

宋蘇渙知衡州有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疑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衣以爲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爲奸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真盜

行德捕桑門

宋武行德遷河南尹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老嫗持菜入城賣仁獄類編一卷之十二

元一 直方堂

有桑門從嫗買菜少其直反覆取菜不買而去嫗旣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篋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良久而去卽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肅

錢冶辨牀足

宋錢冶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

獄非錢令不可冷問大姓得火所自乃一牀足耳
拘里人訊之俱曰牀足讐家物因率吏入讐家取
牀足合之良是讐家卽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
某家者欲自免也其家乃獲釋

李兌疑自縊

宋李兌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中而
以自縊爲解者兌曰投井故不自縊自縊豈復能
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教之案吏果然

江令辨故紙

仁獄類編

卷之十二

三一直方堂

宋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誑之曰租
我田我爲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刻其稅役而租
之踰二十年且僞爲券以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
于縣以爲已田縣令江某者取紙卷展開視之曰
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僞也訊之果伏

得賊眉睫間

金趙元天會間知蘇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
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
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寮吏問其故

元曰。偶得于眉睫間耳。

徽柔鞠殺姪

金劉徽柔。熙宗天眷二年。遷洪洞令。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邪。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逃死。遂寘于法。

大節辨哭聲

金張大節。海陵天德三年。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仁獄類編卷之十二。直方堂。殺人以爲神。

德淵辨瘡傷

金孫德淵。世宗時。遷沙河令。民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又自刺其足。而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伏。

伯嘉詰誣盜

金完顏伯嘉。章宗時。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饑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

官兵捕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

并發尹妻奸

元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議。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誠縣尹丁欽。以誠屍無傷。憂疑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上有釘塗其跡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前夫棺。毒與誠類。并正其罪。

利用辨貨毒

仁獄類編

卷之十二

三

直方堂

元王利用。大德二年。改西安興元兩路總管。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也。

察罕知構害

元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至元二十八年。授樞密經歷。未幾。從奧魯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爲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讐家者。覈問之果然。

鞠火得殺夫

元鄧文原僉江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桐廬民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于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

哭井知殺夫

元丞相張昇嘗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卽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仁獄類編大卷之十二
三二一直方堂
吏集鄰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成伏法

思誠察賊吏

元王思誠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訴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奪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思誠罪土官

元呂思誠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迂思誠于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

晉孫辨自殺

元許晉孫擢進士授建昌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刃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得脫甲卽以刃自刺連呼殺人具訴于縣獄已具晉孫閱其牘曰捧米能仁獄類編六卷之十二
三十四 直方堂
復手殺人邪卒值之

兒指驗僞券

元潘澤僉山北遼東道按察司事民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澤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券爲信以其疎密判其短長老少與獄詞同及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澤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者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誑毀券還之

葉琛神察盜

葉琛仕元任歙縣丞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死琛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盜以琛爲神後轉青田縣尹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琛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琛曰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安肯棄之每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

仁獄類編 卷之十二

三五 一直方堂

琛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同行今猶在縣門東卽其人也琛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于腰琛取視內有大鐵鍼一皂角革麻子各四琛曰此非毒牛具邪解牛者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琛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

唐公問筐篚

元大定間唐公爲寇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自謂一

瓜不能治罪。又自摘三十枚，以誣其婦。公問曰：婦人盜瓜時，挈何筐籠乎？瓜主曰：無公。卽叱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伏誣告之罪。

鄭制宜獲盜

元鄭制宜，潞國公鼎之子，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戶。成鄂州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三五六一直方堂
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

懷貞詰飯僧

元大懷貞，遷彰國安武節度使。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曰：山西人。復問：曾與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二日詰盜果引此僧。衆皆服其明察。

圖金辨承誣

國朝單安仁，洪武初爲浙江副使。金華民有訟其

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法而誅之卽圖白金短長圓方形來上圖上復命諸左証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邪衆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誣者

失貲得妻姦

周新末樂間任浙江按察使時一巨商遠回未抵家日暮恐爲人所圖潛以其貲埋入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其故明日掘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通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攖仁獄類編一卷之十一

三七一直方堂

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

止炬得僧奸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全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某聞之來視至則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疑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諸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遂抵于法

呼妻知殺夫

前輩說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登舟。伺一
奴久不至。舟人見其单子。地復僻寂。忽發惡念。急
起擠之水。攜其貲歸。更詣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行。
商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纔至舟。不見主人。
莫知所之也。乃始以聞之。縣逮舟人鄰比。詢詢反
覆。卒無狀。由是歷年莫決。至此令因屏人獨詢商
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若何。妻云。夫去久。舟
人來擊門。門未啓。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來。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三六一 直方堂

下船言止此耳。令却屏婦。召舟人詢狀。其語同。令
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須他証矣。舟人
譁曰。何服邪。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
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
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

雍泰詰殺女

雍泰字世隆。成化間。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
其夫密殺吾女。匿屍湖中石下。訊夫。夫曰。妾逃兩
月。踪跡皆不得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泰使人觀

其屍乃訊父曰。夫匿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屍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拷而伏。

劉昌詰橋石

劉昌縣笥瑣探載。余嘗自鎮平至南陽。至麒麟崗。見大塚數十。皆荐被發者。問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卽故塚上也。余惋惜久之。至十二里。見大塚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庵。外方梁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麓完。余入庵。惟一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三九 一直方堂
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余問此大石從何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耳。余通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是殺牛馬然。余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余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余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邪。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干戶夜牽牛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余怒。使吏送付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以建橋爲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

何邪。昔韓滉嘗曰：盜非牛酒不嘯結。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余身在述職，聊自太息而已。

鞠婦得竊金

許襄毅公進任山東時，歷城縣有客經營。三年來歸得銀二伯餘兩，乃于深夜埋母墓側，詐爲折本。狼狽而歸，其妻不勝悽愴。夫乃告之曰：吾經營得銀二伯兩，已埋母墓側矣。明當取來。詰旦取之，已失所在。遂遍訴諸司，無可白者。公曰：暮夜無知所告者，惟妻耳。必其妻先有所私，從旁竊聽。不然，豈真爲神輸鬼運邪？乃拘婦刑鞠之，果如公言。

仁獄類編 卷之十二

四十一 直方堂

閱圖辨僞屍

張曉，陝西三原人。弘治初，爲河南按察使。陳州有告毆死一少年者，三年莫能決。曉閱屍圖，驚曰：安有少年而缺其齒乎？訊之，果捕得真少年，其屍乃一乞嫗也。事遂白，人稱爲神明。

延客得僞官

曾大父知廣昌日，有詐稱某官投刺通謁者。曾大父出延之入後堂坐定，曾大父詢以某人某事，俱

不能對會大父曰此詐也執付獄遂伏假官之罪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終

仁獄類編入卷之十二

四十一 直方堂

仁獄類編卷之十三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游叔常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嚴毅

凡二十四則

蓋崔寔之論曰以嚴致平而洪範之論三德亦曰疆弗友剛克沉潛剛克子產又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是知嚴固未能盡軌于中道然苟時合乎用重之宜則貴戚斂手于朝堂豪

仁獄類編

卷之十三

乙

一直方堂

宗重足于闔右枹鼓息警于郊外萑苻戢迹于澤中以視長奸裕蠱之治其得失蓋較然矣夫臨百仞之淵而人無失足者惕也炎崑崗之火而人無焦爛者避也豺狼虎豹之在山而人無敢入者畏也夫嚴亦深淵猛火豺狼虎豹之類也且惕且避且畏而人莫敢有犯之者矣夫人莫有敢犯之者則刑且不用是可以爲政矣爰彙嚴毅

漢武誅王恢

漢武帝時王恢建議擊匈奴亡功還下恢廷尉
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於
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爲匈奴報讐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
上曰首爲馬邑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
如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之猶頗可得以
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廼
自殺

賈彪案殺子

仁獄類編卷之十三

直方堂

東漢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
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
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曰賊寇害人
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遺罪遂驅車北行案正
其罪城南賊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數千
僉曰此賈父所長生男名曰賈子生女名曰賈女

陶侃鞭持稻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一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爾侃大

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琇之按小兒

孔琇之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元紹杖趙修

北魏元紹遷尚書右丞決斷不避疆禦宣武詔令檢斷趙修獄紹以修佞幸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問紹曰修姦佞甚于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宣武以其言止遂不罪焉

仁獄類編 卷之十三

三 一直方堂

張錫判盜麥

張錫朱梁末爲棣州刺史劉君鐸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麩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麩三斤牙欲宣於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伯斛私造麩事覺錫判曰麩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伯斛免死誠難郡吏爲之乞免錫不從因寘於法

元忠殺橫奴

唐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
暴橫甚元忠笞殺權豪憚伏

李臯奏宦子

唐李臯加少府嘗行縣見一媪垂白而泣哀而問
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鏐宦遊二十年不歸
貧無以自給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鏐爲京兆府法
曹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臯曰入則孝出則弟行
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
仁獄類編下卷之十三
四 一直方堂

由是舉奏竝除名勿齒

權範杖臺吏

唐權寔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有
取事發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曰于臺長杖背
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
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稟命者
况籍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猶是抑豪強可
以末減後吏則挾臺之威以恐百姓杖背猶爲至

輕

盧鈞配虞候

唐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伯八十八人橫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儼使錯誤亦不可縱况太原邊鎮無故二伯虞候

仁獄類編卷之十三

五一直方堂

橫欄節度使須當挫云

秀實爭犯盜

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馬璘加開府儀同三司軍有能挽二十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亦不能復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一錢斬桀吏

宋張忠定公詠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

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憲自劾

忠定戮訛言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浦謂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黨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於市卽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仁獄類編卷之十三

六一 直方堂

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忠定斬逃亡

張忠定知益州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拘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順之械豪橫

宋胡順之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積薪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

劉湜趣焚屍

宋劉湜知耀州，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旣就擒，陽死，伺間復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其屍。

公弼斬杖卒

仁獄類編 卷之十三

七 直方堂

宋呂惠穆公弼，徙知成都府，營卒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乃國法，劔乃軍威。」請杖而復斬之，軍府肅然。

韓絳斬冷青

宋韓獻肅公絳，仁宗時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青窮治，蓋其母常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高登論陰德

宋高登富川主簿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以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時而銷

悅娼魔妻獄

宋韓繹字仲元從晏元獻公殊辟爲求與侔有富家子悅娼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取妻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取娼則厚酬之旣而妻果病死妻父母聞之官晏公不信曰世顧有是仁獄類編卷之十三一直方堂和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具其妻名氏生時與咒咀之時晏公大驚遂嚴治以法

包恢沉姦僧

宋包恢理宗時知隆興府有母訴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泣不言及得其情乃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之爲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而至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旬餘吏報籠中臭達於

外恢命沉于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

子繡榜亡賴

宋趙子繡尹臨安府時元宵張燈甚盛遊人繁夥有無賴子造五色印於人叢中印婦人衣印文云我惜你你有我白用黑藍則用黃鬧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良眷無不含羞點污事聞於趙趙素以彈壓自負命總轄捕索之督責甚酷捕者乞勿張皇更寬一夕可以計獲卽於牙儻處假數婢飾爲村婦出遊自後視之至喧鬧處亡仁獄類編六卷之十三九一直方堂

賴果如前所爲俱就縛其爲首者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欄街虎府尹以叔父行戒云俟坐衙押來不得言是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箠笞之雖叫呼竟若不聞須臾榜死趙卽自引得旨放免時人服其剛決云

文傳罪悍妻

元于文傳仁宗時爲烏程尹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

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
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
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

童孫罪不原

國朝末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
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鞠其情以童稚無知非真
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上以

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

南椽

按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少兒戲廊下
小兒因怒搯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

仁獄類編 卷之十三

十一 直方堂

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罪之
成祖之坐童者刑亂用重張公之見也李厚之請
恤者匍匐入井孟氏之心也厚在安南三年后召
爲吏部主事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作華人多不
得歸人以爲
仁厚之報

仁獄類編卷之十三終

